

22位获
爱伦坡奖
金匕首奖
安东尼奖
大师的经典杰作

经典

[美] 达希尔·哈梅特 等著
吴妍妍 等译

最流行
悬念
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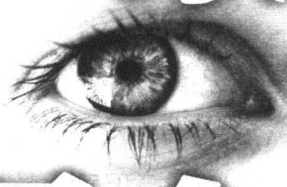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I14/107

2008

最流行 经典 悬念小说



[美] 达希尔·哈梅特 等著

吴妍妍 等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流行经典悬念小说 / (美) 哈梅特等著; 吴妍妍等译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08. 3

ISBN 978-7-80195-572-2

I. 最… II. ①哈…②吴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5966 号

最流行经典悬念小说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[美]达希尔·哈梅特 等著 吴妍妍 等译 |
| 出版发行 | 九州出版社 |
| 出 版 人 | 徐尚定 |
| 地 址 |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 |
| 发行电话 | (010)68992190/2/3/5/6 |
| 网 址 | www.jiuzhoupress.com |
| 电子信箱 |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 |
| 印 刷 |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70×980 毫米 20 开 |
| 印 张 | 15.5 印张 |
| 字 数 | 230 千 |
| 版 次 |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80195-572-2/I·438 |
| 定 价 | 36.00 元 |
-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导 读

在选编《最流行经典悬念小说》时,我有幸重读了众多悬疑大师的经典之作。掩卷之后,许多小说中触目惊心的场景、匪夷所思的情节,依然萦绕在脑海中,挥之不去。

悬念小说也被称做神秘小说。它囊括了侦探小说、推理小说、悬疑小说,是一种最最流行的文体。侦探小说诞生于19世纪,美国著名作家爱德华·艾伦·坡首次创造了“杜宾”这个业余侦探的形象,自此,杜宾成为侦探小说的开山鼻祖,也成为侦探小说创作的一个必备符号。艾伦·坡生于1809年,一生只写了四五篇小说,在这本小书中,遴选了他的名作《失窃的信》。他在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候辞世,时年四十岁。英国著名作家阿瑟·柯南道尔原本是位医生,在潜心研究了艾伦·坡和威尔基·柯林斯后,于1874年在《海滨杂志》上发表了《血字的研究》,引起极大轰动,福尔摩斯这个大侦探形象从此走入千家万户,成为侦探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直至今日,仍然没有一个侦探形象可以和他比拟。柯南道尔一生共创作了60部《福尔摩斯探案》,除了4部长篇小说——《血字的研究》、《四签名》、《巴斯克维尔猎犬》、《恐怖谷》外,其余的56篇都是短篇。在挑选的过程中,我左右平衡,很难确定,但是最终还是选定了《跳舞的小人》。柯南道尔在这篇小说中用简洁的叙述、细致的描写,讲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犯罪故事。我认为这是一篇最具智慧的小说。柯南道尔曾经在他的60部作品中挑选出12篇最佳作品,《跳舞的小人》就在其中。另一位值得提及的大师是H. C. 贝利,他的小说中始终如一的侦探是医生福琼。在贝利的第一篇小说中,福琼是个初出茅庐的医生,因为结识了警察局刑侦部主任,显示出了他出色的破案才能。在《鲜花与凶手》这篇作品中,贝利以不疾不缓的叙述,展现了一个结构缜密的谋杀案,福琼则抓住并不显眼的线索,层层推理,破获了疑案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,H. C. 贝利的写作正是处于这个鼎盛时期,他与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多萝西·L. 塞耶斯、弗里曼、克罗夫兹并称为英国侦探推理文坛的五位巨匠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人们对神秘、悬疑、恐怖小说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,于是悬念推理小说应运而生。这类作品中除了表现鲜血淋漓的恐怖作案现场,还着重丰富了主人公心理悬疑的描写。美国作家康奈尔·伍尔里奇的《三点钟》是一篇典型的悬念推理小说。作品以固定的场景、有限的时间,描

写主人公极度恐惧的心理,精彩至极。康奈尔·伍尔里奇1903年生于美国,20世纪40年代开始创作“黑色系列”,如《黑衣新娘》、《黑天使》、《黑窗帘》、《黑色幽默》等等,其中《黑色幽默》技巧极高,成为这类作品的绝对经典。他与雷蒙德·钱德勒、詹姆斯·M.凯恩被称为“黑色体裁”小说的创始人,他的《后窗》、《我嫁给了一个死人》被称为“黑色题材”的经典悬念小说。可惜,由于酗酒过度,他于1968年去世。另一位可圈可点的推理小说家是美国作家亨利·史雷沙,他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,早年跻身广告业,撰写广告企划案(这与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多萝西·L.塞耶斯履历相同,多萝西早年也曾为广告公司撰写广告词),后来开始写作。他的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《灰色法兰绒寿衣》,就是以广告业奇诡沉浮的故事为载体,获得1959年MWA最优秀长篇处女创作奖。但是他最擅长的还是短篇小说创作,自1955年以来,发表的短篇悬念推理作品已经超过500篇。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《世上最亲切的男人》。艾勒里·奎因曾经高度评价这篇小说,并对主人公心灵的追索给予了精准的诠释。

悬念小说从来都是最惹人喜爱、最具魅力的文学样式。

经典悬念小说更是风行世界,代代相传。据统计,20世纪80年代,悬念小说的销量在全世界位居第一,在90年代依然雄踞榜首,直至今日,悬念小说依然不减当年。由于很多悬念小说中加入了惊悚、恐怖、悬疑的元素,因而得到更多青年读者的喜爱,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消遣读物。这种畅销效应,靠的是悬念小说迷们的口口相传。如果你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悬念小说迷,得到一部优秀的悬念小说作品,首先被它吸引,接着即便反复阅读,依然会爱不释手,并且一定会在朋友们聚会时,强迫症般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个奇特的故事,渲染惊悚与神秘的快感。于是这部书开始流行,经过岁月的考验,终于成为经典。因此,经典的小说,一定是流行的。

本书一共遴选了22位大师的作品,除上述作品之外,还包括多萝西的《巴德先生的灵感》,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的《冰处女》,哈兰·科本的《简单的哲理》,劳伦斯·布洛克的《君子协定》,达希尔·哈梅特《烧焦的脸》,等等。本应逐一介绍,但是限于篇幅有限,不能面面俱到,希望有机会时,再和大家共同研讨;同时,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小书,体验一次酣畅淋漓的阅读。

编者

2008年3月20日

目录

- { 1 } 一、跳舞的小人
- { 20 } 二、简单的哲理
- { 29 } 三、愚蠢的名探
- { 39 } 四、羊 腿
- { 45 } 五、鲜花与凶手
- { 56 } 六、伦迪先生
- { 67 } 七、世上最亲切的男人
- { 75 } 八、敦厚的诈骗犯
- { 95 } 九、三点钟
- { 105 } 十、伊斯坦布尔的侦探
- { 129 } 十一、冰处女
- { 134 } 十二、印度王公的翡翠
- { 148 } 十三、勒 索
- { 163 } 十四、姨姥姥艾丽的毒蝇纸
- { 181 } 十五、君子协定
- { 187 } 十六、失窃的信
- { 198 } 十七、烧焦的脸
- { 233 } 十八、蜡 泪
- { 242 } 十九、复 原
- { 260 } 二十、蓝宝石十字架
- { 269 } 二十一、伪钞与钻石
- { 284 } 二十二、巴德先生的灵感
- { 297 } 二十三、雾与陌生人

一、跳舞的小人

[英]阿瑟·柯南道尔

一连几个小时,福尔摩斯一声不响地坐着。他弯着瘦长的身子,埋头盯住面前的一只化学试管,试管里正煮着一种恶臭的化合物。他的脑袋垂在胸前,从我这里望去,就像一只瘦长的怪鸟,全身披着深灰的羽毛,头上的冠毛却是黑的。

他忽然说:“华生,你不打算在南非投资了,是不是?”

我吃了一惊。虽然我已习惯了福尔摩斯的各种奇特本领,但他这样突然道破我的心事,仍令我一时不知所措。

“你怎么会知道?”我问他。

他在圆凳上转过身来,手里拿着那支冒气的试管。他深陷的眼睛里露出想笑的神情。

“现在,华生,你承认你是吃惊了?”他说。

“我是吃惊了。”

“我应该叫你把这句话写下来,签上你的名字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再过五分钟,你又会说这太简单了。”

“不一定。”

“你要知道,我亲爱的华生,”他把试管放回架子上去,开始用教授对学生讲课的口气往下说,“作出一串推理来,并且使每一步推理互相验证,实际上并不难。然后,只要把中间的推理统统去掉,仅仅宣布起点和结论,就可以得到惊人的、也可能是虚夸的效果。所以,我看了你左手的虎口,就推断出你不再打算投资金矿。”

“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似乎没有,但这是一根非常简单的推理链条,我省略的环节是:第一,昨晚你从俱乐部回来,你左手虎口上有白粉;第二,只有在打台球的时候,为了稳定球杆,你才在虎口上抹白粉;第三,没有瑟斯顿做伴,你从不打台球;第四,你在四个星期以前告诉过我,瑟斯顿有购买某项南非产业的特权,再

有一个月就到期了，他很想你跟他共同使用；第五，你的支票簿锁在我的抽屉里，你一直没跟我要过钥匙；第六，因此你不打算把钱投资在南非。”

“这太简单了！”我叫起来了。

“正是这样！”他有点不高兴地说，“每个问题，一旦给你解释过，就变得很简单。这里有个还不明白的问题。你看看怎样能解释它，我的朋友。”他把一张纸条扔在桌上，又开始做他的分析。

我看见纸条上画着一些荒诞无稽的符号，十分诧异。

“嘿，福尔摩斯，这是一张小孩子的画。”

“噢，那是你的想法。”

“难道会是别的吗？”

“这正是希尔顿·丘比特先生急着想弄明白的问题。他住在诺福克郡马场村庄园。这个小谜语是今天早班邮车送来的，他本人准备乘第二班火车来这儿。门铃响了，华生。我估计来的人就是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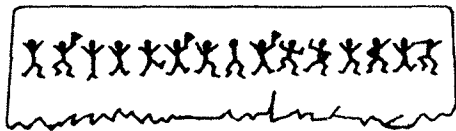
楼梯上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不一会儿走进来一个身材高大、体格健壮、脸刮得很干净的绅士。明亮的眼睛，红润的面颊，说明他生活在一个远离贝克街雾气的地方。他进门的时候，似乎带来了少许东海岸那种浓郁、新鲜、凉爽的空气。他跟我们握过手，正要坐下来的时候，目光落在那张画着奇怪符号的纸条上，那是我刚才仔细看过以后放在桌上的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您怎么解释它呢？”他大声说，“他们告诉我您喜欢离奇古怪的东西，我看再找不到比这更离奇的了。我把这张纸条先寄来，是为了让您在我来以前有时间研究它。”

“的确是一件很难看懂的作品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乍一看就像孩子们开的玩笑，在纸上横着画了些在跳舞的奇形怪状的小人。您怎么会重视一张这样怪的画呢？”

“我是决不会的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可是我妻子很重视。这张画吓得她要命。她什么也不说，但是我能从她眼里看出来她很害怕。所以我要把这件事彻底弄清楚。”

福尔摩斯把纸条举起来，让太阳光照着它。那是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一页，上面那些跳舞的人是用铅笔画的，排列成这样：



福尔摩斯仔细看了一眼，然后很小心地把纸条叠起来，放进他的皮夹子里。

“这可能成为一件最有趣、最不平常的案子，”他说，“您在信上把一些细节告诉了我，希尔顿·丘比特先生。我想请您再给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讲一遍。”

“我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。”这位客人说。他那双大而有力的手，神经质地一会儿紧握，一会儿放开。“如果有什么讲得不清楚的地方，您尽管问我好了。这事要从去年我结婚前后开始，我想先说一下，虽然我不是个有钱人，但我们这一家住在马场村大约有五百年了，整个诺福克郡也没有比我们家更出名的。去年，我到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纪念，住在罗素广场一家公寓里，因为我们教区的帕克牧师住的就是这家公寓。当时这家公寓里还住了一个年轻的美国小姐，她姓帕特里克，全名是埃尔茜·帕特里克。于是我们成了朋友。在伦敦还没住满一个月，我已经爱她爱到极点了。我们悄悄在登记处结了婚，然后作为夫妇回到了诺福克。福尔摩斯先生您会觉得一个名门子弟，竟然以这种方式娶一个身世不明的妻子，简直是发疯吧。不过您要是见过她、认识她的话，就会理解我了。

“谈到自己的身世，埃尔茜是很直爽的。我不能说她没给我改变主意的机会，但是我从没有想到要改变主意。她对我说：‘我曾经跟一些可恨的人来往过，现在只想把他们都忘掉。我不愿意再提过去，因为这会使我痛苦。如果你娶我的话，希尔顿，你会娶到一个无愧于心的女人。但是，你必须保证，允许我对自己以前一切经历保持沉默。要是觉得这些条件太苛刻了，那你就回诺福克去，让我照旧过我的孤寂生活吧。’那是我们结婚的前一天，她对我说了这些话。我告诉她，我愿意依她的条件娶她，我也一直遵守着我的诺言。

“我们结婚已经一年了，一直过得很幸福。可是，大约一个月以前，就在六月底，我第一次看见了烦恼的预兆。那天我妻子接到一封美国寄来的信。我看到上面贴了美国邮票。她脸色变得煞白，把信读完就扔进火里烧了。后来她不提这件事，我也没提，因为我必须遵守诺言。从那时候起，她就没有过片刻的安宁，脸上总带着恐惧的神情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但是，除非她开口，我什么都不便说。请注意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她是一个老实人。不论她过去的生活中有过什么不愉快，那也不会是她自己的过错。我不过是个诺福克的普通乡绅，但是在英国，没有别人的家庭声望能高过我的了。她很

明白这一点,而且在没有跟我结婚之前,她就很清楚。她决不愿意给我们一家的声誉带来任何污点,这我完全相信。

“好,现在我谈这件事可疑的地方。大概一个星期以前,就是上星期二,我发现在一个窗台上画了一些跳舞的滑稽小人,跟那张纸上的一模一样,是粉笔画的。我以为是小马倌画的,可是他发誓说他一点都不知道。不管怎样,那些滑稽小人是在夜里画上去的。我把它刷掉了,后来才跟我妻子提到这件事。我感到惊奇的是,她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,而且求我如果再有这样的画出现,让她看一看。连着一个星期,什么也没出现。到昨天早晨,我在花园日晷仪上找到这张纸条。我拿给埃尔茜一看,她立刻昏倒了。以后她就像在做梦一样,精神恍惚,眼睛里一直充满了恐惧。就在那个时候,福尔摩斯先生,我写了一封信,连那张纸条一起寄给了您。我不能把这张纸条交给警察,因为他们肯定会笑我,但是您会告诉我怎么办。我并不富有,但万一我妻子有什么祸事临头,我愿意倾家荡产来保护她。”

他是个在英国本土长大的漂亮男子——纯朴、正直、文雅,有一双诚实的蓝眼睛和一张清秀的脸。从他的面容中,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钟爱和信任。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完了这段经过以后,坐着沉思了一会儿。

“您不觉得,丘比特先生,”他终于说,“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求您妻子把她的秘密告诉您?”

希尔顿·丘比特摇了摇头。

“诺言总是诺言,福尔摩斯先生。假如埃尔茜愿意告诉我,她就会告诉我的。假如她不愿意,我不强迫她说出来。不过,我自己想办法总可以吧。我一定得想办法。”

“那么我很愿意帮助您。首先,您听说您家来过陌生人没有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猜您那一带是个很僻静的地方,任何陌生面孔出现都会引人注意,是吗?”

“在很邻近的地方是这样的。但是,离我们那儿不太远,有好几个饮牲口的地方,那里的农民经常留外人住宿。”

“这些难懂的符号显然有其含义。假如是随意画的,咱们多半解释不了。从另一方面看,假如是有系统的,我相信咱们会把它彻底弄清楚。但是,仅有的这一张太简短,使我无从着手。您提供的这些情况又太模糊,不能作为调查的基础。我建议您回诺福克去,密切注视,如果出现新的跳舞的

小人图，照原样临摹下来。非常可惜的是，早先那些用粉笔画在窗台上的跳舞的人，咱们没有一张复制的。您还要细心打听一下，附近来过什么陌生人。您几时收集到新的证据，就再来这儿。我现在能给您的就是这些建议了。如果有什么紧急的新发展，我随时可以赶到诺福克您家里去。”

这一次的面谈使福尔摩斯变得非常沉默。一连数天，我几次见他从笔记本中取出那张纸条，久久地仔细研究那些古怪符号。可是，他绝口不提这件事。一直到两个星期以后，有一天下午我正要出去，他把我叫住了。

“华生，你最好别走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因为早上我收到希尔顿·丘比特的一份电报。你还记得他和那些跳舞的小人吗？他应该在一点二十分到利物浦街，随时可能到这儿。从他的电报中，我推测已经出现了很重要的新情况。”

我们没有等多久，这位诺福克的绅士就坐马车直接从车站赶来了。他像是又焦急又沮丧，目光倦乏，满额皱纹。

“这件事真叫我受不了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他说着，精疲力尽地一屁股坐进椅子上，“感觉到被人无形中包围，又不清楚算计你的是谁，这就够糟心的了。再加上这件事正在一点一点地折磨自己的妻子，那就不是血肉之躯所能忍受的了。她给折磨得消瘦了，我眼见她瘦下去。”

“她说了什么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她还没说。不过，有好几回这个可怜的人想要说，又鼓不起勇气来开这个头。我也曾试着帮助她，大概我做得很笨，反而吓得她不敢说了。她讲到过我的古老家庭、我们在全郡的名气和引以为自豪的清白声誉，这时候我总以为她就会说到要点上来了，但是不知怎么，话还没有讲到那儿就岔开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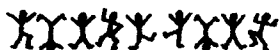
“但是您自己有所发现吗？”

“可不少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给您带来了几张新的画，更重要的是我看到那个家伙了。”

“怎么？是画这些符号的那个人吗？”

“就是他，我看见他画的。还是一切都按顺序跟您说吧。上次我来拜访您以后，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早上，头一件见到的东西就是一行新的跳舞的人，是用粉笔画在工具房门上的。这间工具房挨着草坪，正对着前窗。我照样临摹了一张，就在这儿。”他打开一张叠着的纸，把它放在桌上。下面就是

他临摹下来的符号：



“太妙了！”福尔摩斯说，“太妙了！请接着说吧。”

“临摹完了，我就把门上这些记号擦了，但是过了两个早上，又出现了新的。我这儿也有一张临摹的。”



福尔摩斯搓着双手，高兴得轻轻笑出声来。

“咱们的资料积累得很快呀！”他说。

“又过了三天，我在日晷仪上找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压着一块鹅卵石。纸条上很潦草地画了一行小人，跟上一行的完全一样。从那以后，我决定在夜里守着，于是取出了我的左轮，坐在书房里不睡，因为从那儿可以望到草坪和花园。大约在凌晨两点的时候，我听到后面有脚步声，原来是我妻子穿着睡衣走来了。她央求我去睡，我就对她明说要瞧瞧谁在这样捉弄我们。她说这是毫无意义的恶作剧，要我不去理它。”

“‘假如真叫你生气的话，希尔顿，咱们俩可以出去旅行，躲开这种讨厌的人。’

“‘什么？让一个恶作剧的家伙把咱们从这儿撵走？’

“‘去睡吧，’她说，‘咱们白天再商量。’

“她正说着，在月光下我见她的脸忽然变得更加苍白，她一只手紧抓住我的肩膀。就在对过工具房的阴影里，有什么东西在移动。我看见个黑糊糊的人影，偷偷绕过墙角走到工具房门前蹲了下来。我抓起手枪正要冲出去，我妻子使劲把我抱住。我用力想甩脱她，她拼命抱住我不放手。最后，我挣脱了。等我打开门跑到工具房前，那家伙不见了。但是他留下了痕迹，门上又画了一行跳舞的人，排列跟前两次的完全相同，我已经把它们临摹在那张纸上。我把院子各处都找遍了，也没见到那个家伙的踪影。可这件事怪就怪在他并没有走开，因为早上我再检查那扇门的时候，发现除了我已经看到过的那行小人以外，又添了几个新画的。”

“那些新画的您有没有？”

“有，很短，我也照样临摹下来了，就是这一张。”

他又拿出一张纸来。他记下的新舞蹈是这样的：



“请告诉我，”福尔摩斯说，从他眼神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兴奋，“这是画在上—行—下面的呢，还是完全分开的？”

“是画在另一块门板上的。”

“好极了！这一点对咱们的研究来说最重要。我觉得很有希望了。希尔顿·丘比特先生，请继续讲您这一段最有意思的经过吧。”

“再没有什么要讲的了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只是那天夜里我很生我妻子的气，因为正在我可能抓住那个流氓的时候，她却把我拉住了。她说是怕我会遭到不幸。顿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：也许她担心的是那个人会遭到不幸，因为我已经怀疑她知道那个人是谁，而且她懂得那些古怪符号是什么意思。但是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她的话音、她的眼神都不容置疑。我相信她心里想的确实是我的安全。这就是全部情况，现在我需要您指教我该怎么办。我自己想叫五六个农场的小伙子埋伏在灌木丛里，等那个家伙再来就狠狠揍他一顿，他以后就不敢来打搅我们了。”

“这个人过于狡猾，恐怕不是用这样简单的办法可以对付的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您能在伦敦呆多久？”

“今天我必须回去。我决不放心让我妻子整夜一个人呆在家里。她神经很紧张，也要求我回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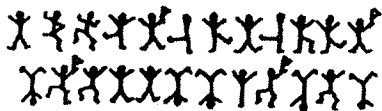
“也许您回去是对的。要是您能呆住的话，说不定过一两天我可以跟您一起回去。您先把这些纸条给我，可能不久我会去拜访您，帮着解决一下您的难题。”

一直到我们这位客人走了，福尔摩斯始终保持住他那种职业性的沉着。但是我很了解他，能很容易地看出来他心里是十分兴奋的。希尔顿·丘比特的宽阔背影刚从门口消失，福尔摩斯就急急忙忙跑到桌边，把所有的纸条都摆在自己面前，开始进行精细复杂的分析。我一连两小时看着他他把画着小人和写上字母的纸条，一张接一张地来回掉换。他全神贯注在这项工作上，完全忘了我在旁边。他干得顺手的时候，便一会儿吹哨，一会儿唱起来；有时给难住了，就好一阵子皱起眉头、两眼发呆地望着窗外。最后，他满意地叫了一声，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不住地搓着两只手。后来，他在电报纸上写了一张很长的电报。“华生，如果回电中有我希望得到的答

复,你就可以在你的记录中添上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了,”他说,“我希望明天咱们可以去诺福克,给咱们的朋友带去一些非常明确的消息,他知道使他烦恼的原因。”

说实话,我当时非常想问个究竟,但是我知道福尔摩斯喜欢在他选好的时候,以自己的方式来谈他的发现。所以我等着,直到他觉得适合向我说明一切的那天。

可是,迟迟不见回电。我们耐着性子等了两天。在这两天里,只要门铃一响,福尔摩斯就侧着耳朵听。第二天的晚上,来了一封希尔顿·丘比特的信,说他家里平静无事,只是那天清早又看到一长行跳舞的人画在日晷仪上。他临摹了一张,附在信里寄来了:



福尔摩斯伏在桌上,对着这张怪诞的图案看了几分钟,猛然站起来,发出一声惊异、沮丧的喊叫。焦急使他脸色憔悴。

“这件事咱们再不能听其自然了,”他说,“今天晚上有去北沃尔沙姆的火车吗?”

8

我找出了火车时刻表。末班车刚刚开走。

“那么咱们明天提前吃早饭,坐头班车去,”福尔摩斯说,“现在非咱们出面不可了。啊,咱们盼着的电报来了。等一等,赫德森太太,也许要拍个回电。不必了,完全不出我所料。看了这封电报,咱们更要赶快让希尔顿·丘比特知道目前的情况,多耽误一小时都不应该,因为这位糊涂绅士已经陷入了危险的罗网。”

后来证明情况确实如此。作为事实的记录,我必须把这一连串的奇怪事件照实讲下去,一直讲到它的不幸结局。这些事件的发生,使“马场村庄园”一度在全英国成为人人皆知的名词。

我们在北沃尔沙姆下车,刚一提我们要去的目的地,站长就急忙朝我们走来。“你们两位是从伦敦来的侦探吧?”他说。

福尔摩斯的脸上有点厌烦的样子。

“什么使您想到这个?”

“因为诺威奇的马丁警长刚从这儿经过。也许您二位是外科医生吧。她还没死,至少最后的消息是这样讲的。可能你们赶得上救她,但也只不过

是让她活着上绞架罢了。”

福尔摩斯的脸色阴沉,焦急万分。

“我们要去马场村庄园,”他说,“不过我们没听说那里出了什么事。”

“事情可怕极了,”站长说,“希尔顿·丘比特和他妻子两个都给枪打了。她拿枪先打丈夫,然后打自己,这是他们家的佣人说的。男已经死了,女的也没有多大希望了。咳,他们原是诺福克郡最老、最体面的一家!”

福尔摩斯什么也没说,赶紧上了一辆马车。在这长达七英里的途中,他就没有开过口。我很少见他这样失望。我们从伦敦来的一路上福尔摩斯都心神不安,他仔细地逐页查看各种早报的时候,我就注意到他是那么忧心忡忡。现在,他所担心的最坏情况突然变成事实,使他感到一种茫然的忧郁。他靠在座位上,默默想着这令人沮丧的变故。然而,这一带有许多使我们感兴趣的東西,因为我们正穿过一个在英国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乡村,聚居在这一带的人不多了,只有少数分散的农舍。四周都可以看到方塔形的教堂,耸立在一片平坦青葱的景色中,述说着昔日东安格利亚王国的繁荣昌盛。一片蓝紫色的日耳曼海终于出现在诺福克青葱的岸边,马车夫用鞭子指着从小树林中露出的老式砖木结构的山墙说:“那儿就是马场村庄园。”

马车一驶到带圆柱门廊的大门前,我就看见了前面网球场边那间黑色工具房和那座日晷仪。一个短小精悍、动作敏捷、留着胡子的人刚从一辆马车上走下来,他介绍自己是诺福克警察局的马丁警长。当他听到我同伴的名字的时候,露出很惊讶的样子。

9

“啊,福尔摩斯先生,这件案子是今天凌晨三点发生的。您在伦敦怎么听到的,而且跟我一样很快就赶到了现场?”

“我已经料到了。我来这儿是希望阻止它发生。”

“那您一定掌握了重要的证据,在这方面我们一无所知,因为据说他们是一对最和睦的夫妻。”

“我只有一些跳舞的人作为物证,”福尔摩斯说,“以后我再向您解释吧。目前,既然没来得及避免这场悲剧,我希望利用我掌握的材料来伸张正义。您是希望我参加调查工作呢,还是宁愿让我自由行动?”

“如果我能跟您共同行动的话,我会感到很荣幸。”警长真诚地说。

“这样的话,我希望马上听取证词,进行检查,一点也不要耽误了。”

马丁警长很明智,他让福尔摩斯自行其是,自己则满足于把结果仔细记下来。本地的外科医生,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年人,他刚从丘比特太太的卧室

下楼来,报告说她的伤势很严重,但不一定致命。子弹是从她的前额打进去的,多半要过一段时间她才能恢复知觉。至于她是被打伤的还是自伤的,他不敢冒昧表示明确的意见。这一枪肯定是从离她很近的地方打的。在房间里只发现一把手枪,里面的子弹只打了两发。希尔顿·丘比特先生的心脏被子弹打穿。可以设想为希尔顿先开枪打他妻子,也可以设想他妻子是凶手,因为那支左轮就掉在他们正中间的地板上。

“有没有把他搬动过?”

“没有,只把他妻子抬出去了。我们不能让她伤成那样还在地板上躺着。”

“您到这儿有多久了,大夫?”

“从四点钟一直到现在。”

“还有别人吗?”

“有的,就是这位警长。”

“您什么都没有碰吧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您考虑得很周全。是谁去请您来的?”

“这家的女仆桑德斯。”

“是她发觉的?”

“她跟厨子金太太两个。”

“现在她们在哪儿?”

“在厨房里吧,我想。”

“我看咱们最好马上听听她们怎么说。”

这间有橡木墙板和高窗户的古老大厅变成了调查庭。福尔摩斯坐在一把老式的大椅子上,脸色憔悴,眼睛却闪闪发亮,显示出坚定不移的决心。看来他准备全力来追查这件案子,为那位他没能搭救的委托人报仇。在大厅里就座的还有衣着整齐的马丁警长,白发苍苍的乡村医生,我自己和一个呆头呆脑的本村警察。

这两个妇女讲得十分清楚。一声爆炸把她们从睡梦中惊醒了,接着又响了一声。她们睡在两间连着的房间里,金太太这时已经跑到桑德斯的房间里来了。她们一块儿下了楼。书房门是敞开的,桌上点着一支蜡烛。主人脸朝下趴在书房正中间,已经死了。他的妻子就在挨近窗户的地方蜷着,脑袋靠在墙上。她伤得非常重,满脸是血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但是说不出

话来。走廊和书房里满是烟和火药味儿。窗户是关着的,并且从里面插上了。在这一点上,她们两人都说得很肯定。她们立即就叫人去找医生和警察,然后在马夫和小马倌的帮助下,他们把受伤的女主人抬回她的卧室。出事前夫妻两个已经就寝了,妻子穿着衣服,丈夫睡衣的外面套着便袍。书房里的东西都没有动过。就她们所知,夫妻间从来没有吵过架。她们一直认为这对夫妇是非常和睦的。

这些就是两个女仆的证词要点。在回答马丁警长的问题时,她们肯定地说所有的门都从里面闩好了,谁也跑不出去。在回答福尔摩斯的问题时,她们都说刚从居室里跑出来就闻到火药的气味。福尔摩斯对马丁警长说:“我请您注意这个事实。现在,咱们可以开始彻底检查那间屋子了。”

书房不大,三面靠墙都是书。对着一扇朝花园开的窗户,放着一张书桌。我们首先注意的是这位不幸绅士的遗体。他那魁伟的身躯四肢摊开地横躺在屋里。子弹是从正面对准他射出的,穿过心脏以后就呆在身体里头,所以他当时就死了,没有痛苦。他的便袍上和手上都没有火药痕迹。据这位乡村医生说,女主人的脸上有火药痕迹,但是手上没有。

“没有火药痕迹并不说明什么,要是有的话,情况就完全不同了,”福尔摩斯说,“除非是很不合适的子弹,里面的火药会朝后面喷出来,否则打多少枪也不会留下痕迹的。我建议现在把丘比特先生的遗体搬走。大夫,我想您还没有取出打伤女主人的那颗子弹吧?”

“需要做一次复杂的手术,才能取出子弹来。但是那支左轮枪里面还有四发子弹,另两发已经打出来了,造成了两处伤口,所以六发子弹都有了下落。”

“好像是这样,”福尔摩斯说,“也许您也能解释打在窗户框上的那颗子弹吧?”他突然转过身去,用他的细长的指头,指着离窗户框底边一英寸地方的一个小窟窿。

“一点不错!”警长大声说,“您怎么看见的?”

“因为我在找它。”

“惊人的发现!”乡村医生说,“您完全对,先生。那就是当时一共放了三枪,因此一定有第三者在场。但是,这能是谁呢?他是怎么跑掉的?”

“这正是咱们就要解答的问题,”福尔摩斯说,“马丁警长,我对您说过这一点极其重要,是不是?”

“是的,先生。但是,坦白说,我当时不大懂您的意思。”

“这就是说在打枪的时候,门窗全都是开着的,否则火药的烟不会那么